

分段
詳注

東萊博議

分段評註

東萊博議卷三

大城劉紫山註

吳興費隻園評

葵邱之會

僖公九年夏會於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

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貽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天下之爲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王霸期於霸強期於強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趨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動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也者所以應是期也汎然而議卒然而行忽然而罷汗漫荒忽無所歸宿者是豈足與爲治哉故期者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一用一期字作紐大珠小珠都落玉盤結處一筆頓住是說不可無所期之理期固爲治之先亦或爲治之害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霸不可得也自期於霸者至霸則止欲挽

之使進於王不可得也何則其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

從期字落到強而止字又頓住

止於強霸而止於霸是特安於小耳雖不足肩盛世而追遐軌然下視弱國

陋邦所獲不既多矣乎謂之無志則可謂之有害則未也抑不知天下之勢

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而止於強必不能保其強也霸而止於霸

必不能保其霸也驅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有駐足之地乎一再從止字落

法變換齊桓公拔管仲於縲紲桎梏之中屬之國政立談之間遽以霸功相

期何其壯也所期既立左國右高前鮑後隰下逮比閭族黨之民夙興夜寐

淬厲奮發以赴吾君之所期至於葵邱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

王人下臨環以旌旄崇以壇陛幙張燎舉有司戒期駢圭交舄仰首就位弁

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桓公降庠遵廷下拜王命興俯跪起之容翼如也環

佩衝牙之音鏘如也降寵榮光焜耀在列申以五命之嚴永以載書之信明

約顯命若挾河漢而轟雷霆區區曹許之君出於鼠壤蟻封之中驟見曠古

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膏車秣馬。奔走道路。恐干後至之誅。五霸莫高於桓公。而桓公九合之盟。葵邱之會。實居其最。一時文物之盛。騷人墨客。誇談矜語。至於今不衰。嗚呼。桓公素所自期者。及葵邱之會。悉償所願。滿足無餘。種之累年。而穫於今日。信可謂不負所期矣。

入題以後寫得如茶如火結處著一滿字應前止字而仍用期字勒住可稱老到

所期既滿其

心亦滿滿則驕驕則怠怠則衰近以來宰孔之譏遠以召五公子之亂孰知盛之極乃衰之始乎吾嘗譬桓公之功業葵邱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月也寢長而寢盈葵邱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寢缺而寢盡蓋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已尙安能復增乎甚矣人心之不可滿也桓公非不知滿之可戒也所期既滿其心不得不滿也使桓公所自期者不止於霸詎肯至霸而滿哉桓公之罪在於自期之時而不在于既滿之時也

緊接滿字又著十數字

滿字應上十數期責備桓公在期不在滿平允之至

雨暴而沼溢酒暴而卮翻沼之所受有常限卮之

所容有常量人之所期有常願踰其限過其量塞其願雖不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我不爲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爲卮何憂乎千釀之醴桓公素不以霸自期則下視霸功亦蚊蟲之過前耳吾是以知自期之不可小也

結一篇之句

進霸而至於王極天下之所期無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曰王道

餘波宛然

●孫執升曰孔子以器小譏管氏卽此意

●朱字綠曰通篇兩層立意一是不可無所期一是所期不可自小而至于滿主意重在所期不可自小而至于滿却先說不可無所期輕先于重多用此法至光采橫騖豪宕軼羣自來自往之文

●張明德曰期於霸而復期於王此自有無限作用何患唐虞三代不復見于今日也桓不見及此仲更不見及此東萊乃言之鑿鑿篇中如言葵邱未會之先猶自朔至望之月寢長而寢盈葵邱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寢缺而寢盡此等議論誰能道得出半字卽使依稀言之亦不能痛快至此此篇期字當與前篇待字參看

【總評】通體約分六段第一段著一期字說到聖君賢臣不能無所期似爲全篇主義矣而第二段忽生出止字來劃斷期字第三段又生出保字來呼應止字此皆題前文字也第四段入題後將葵邱之會說成霸者特色結語點一滿字是應止字卽是繳期字

第五段即將滿字與期字順呼逆應反拖正繳故第六段有自期之不可小一語一意化兩意一筆襯兩筆此是善於練意善於練字東萊僅見之作

【註釋】

應期

（任昉爲范尚書讓封侯表）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

汗漫

（淮南子）盧遨遊乎北海見一士焉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汗漫是渺茫的意思

無所

歸宿

（荀子）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是慎到田駢也

素期

（韋應物詩）清賞非素期○素作舊字解

遐軌

（晉書桓彝傳）邁周庚之清塵邈

許郭之遐軌

弱國

（戰國策燕策）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

陋邦

（蘇軾詩）只恐全齊笑陋邦○陋是僻陋

無志

（荀子）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

者窮怨天者無志

駿馬

（戰國策秦策）呂不韋說陽泉君曰君之駿馬盈外廐

峻坂

（漢書文帝紀）帝馳下峻坂爰從霸陵欲西袁盎諫乃止○峻是高峻

拔管仲於縲

綆之中

（淮南子汜論訓）管仲免於縲綆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縲是黑索綆是縲綆

比閭族黨

（周禮地官大司徒）今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愛

五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比去聲

夙興夜寐

（毛詩小雅小宛篇）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淬厲

（蘇軾晁錯論）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火同水合叫做淬厲是磨

厲

王人

（左傳）王子突救衛旌旄（史記孔子世家）旌旄羽紱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干上用牛尾叫做旌旄首叫旌

壇陛

（宋史樂志）謁軟壇陛祇祀泰禋○陛是階陛

戒期

（左傳）齊侯戒師期

駢圭

（羅鄴詩）疊玉駢圭巧思長

環佩衝牙

（禮記玉藻篇）佩玉有衝牙疏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衝牙觸瑣而爲聲

以衝牙觸瑣而爲聲

隆寵

（晉書傅咸傳）虛忝隆寵

明約

（史記蘇秦傳）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

河漢雷霆

（韓愈上襄陽于相公詩）燁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

鼠壤

（莊子天道篇）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壤是土壤鼠壤是小的意思

蟻封

（鄧粲晉紀）王湛與姪濟共乘馬步驟不異而馬

去聲莫敢仰視（史記項羽本紀）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莫敢仰視控御（晉書劉琨傳）琨善於懷撫短於控御晉侯也（獻公）膏車

秣馬（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谷兮終吾身以徜徉○膏是膏油秣是芻秣
後至之誅（駱賓王討武氏檄）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
五

霸莫高於桓公（漢書高祖本紀）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騷人墨客（李白詩）哀怨起騷人（宣和畫譜）宋迪畫山水運思高妙如騷人墨客

登高賦詩○騷是
風騷墨是筆墨
夸談（柳宗元乞巧文）夸談雷吼
償所願（韓愈新修滕王閣記）倘得一
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
累年（後漢書陳蕃傳）輔弼先帝出內

累驕則怠唐書房喬傳富貴 宰孔見題注 五公子之爭蘇洵管仲論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顏師古曰五公子謂無虧也元也

昭也潘也
功業（史記殷本記）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月望朔月之初一日也望月之十五日也日月相望故曰望揚子法言）月末望則載魄於西月既望則終魄於東
常

限（國史補）李建爲吏部郎中條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捷

常願（後漢書左雄傳）懼違本操失其常願

踰限（申鑒）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

過量（諸葛武侯集）平爲大臣受恩過量 不爲沼（左傳伍子胥曰）越不爲沼吳其泯矣○沼是池沼 雨暴（陳陶詩）願天雨無暴願地風無狂 十日之

霖（莊子大宗師篇）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蚊過前（莊子寓言篇）曾子再仕條彼視三釜三鍾猶視雀蚊虻相過乎何也○虻是小蟲堯兢競舜業

業（漢書董仲舒傳）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湯汲汲（揚子法言）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汲汲是不安的意思榮光（尚書）中侯武皇觀於河沈璧禮

畢且退至於日
昧榮光並塞河

衛侯遜位激民

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蒺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

諸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營婁。」狄師還。定公八年，晉師將盟衛侯於鄭澤。趙簡子曰：「羣

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欲涉佗援衛侯

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視而受此盟也？」衛君欲叛晉而患諸

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

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

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

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

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動之則不可禦者，殆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機之

發於天者，然也。一機字從激字生兄弟鬩于牆而外禦其侮，是心安從生耶？

兄弟之愛天也，鬪鬩之時，其機伏而不見，初未嘗亡也。一旦遇途人之辱，以

動吾之機，是機一發，豈薄忿細怨所能遏耶？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

朋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私欲梏之，小智藩之，封繫固密其機，若不可復

東 卷三 四

遇也。或叩焉。或觸焉。其機立應。掣其桔。決其藩。固有破百年之人。僞於一息之間者矣。

說。到觸機。即發用一語。勒住。是善於含蓄處。

唐之代德。何如君也。昏庸猜虐。民困其

暴。固已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也。及在播遷流離之中。用柳伋陸贄之言。貶損

自責。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真機既生。森不可禦。向日之抑塞。向日之殘酷。

向日之橫斂。向日之征徭。後機一衝。前怨咸息。愛君之外。舉無餘念。疾首痛

心。爭先赴敵。不越月踰時而歸。二君於故都祀唐。配天不失舊物。暫動其機。

效已若此。况其機素明者耶。

援。引唐事。鑿鑿有據。結句是應前。一段百年一息。故文筆虛動之至。

衛國之君

兩用此機。文公以邢狄之侵。避位而激其民動。是機於前。而終能滅邢。靈公

以晉之侮。亦避位而激其民動。是機於後。而終能抗晉。是非樂於自屈。也不

屈已於此。則無以發機於彼也。文公固賢主。若靈公豈素拊循其民者耶。民

之所以畢力拒晉者。非爲靈公也。靈公之言適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已也。

一入題。以後夾敘。雖然動天之機者。不可雜之以人。

復提天。字立論。

狄侵晉。侮非

有陝郊之危。奉天之急也。而文公靈公張大其事。甚已之辱而起民之怒。其動民之本。既雜而不純矣。故衛國之民。天機雖動。人機亦隨。馴致其患。公孫彌牟反竊。是機以拒出。公非動其機者。不端詎至是耶。以人蔽天。猶可也。以人亂天。不可也。蔽者。其天尙存。方開之以天。而遽投之以人。本原汨亂。吾不知其何時而能去也。

公孫彌牟一事評者或謂其牽合未確。然屢動此機。民將不勝其擾。從天字拍到人字。正見衛人沿襲故智。有此證。未可厚非。

●朱字綠曰。動其機亦是平常議論。取其首尾完好。引代德二宗事亦切。

●張明德曰。機伏而動。單爲題中一激字。伏脈兩引唐事。證據確切。以議論爲敘事。末後又歸到天字上。首尾相應。自是穩當文字。

【總評】通體約分五段。第一段從題中激字尋出題外機字。又從題外機字拈一天字作主。全篇之局定矣。第二段援兄弟以證君臣。是借賓定主。第三段援唐事以證衛事。亦是借賓定主。第四段入題以後。是敘是斷。純是從激字立論。卽是從機字生情。末段回顧天字。引出人字。是爲萬世沿用。衛侯激民法者。下一鍼砭。光明正大。筆氣不羣。

【註釋】

非人之所能爲也

（孟子萬章篇）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機發於天

（莊子秋水篇）今余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吳越春秋夫射

之道右手發

兄弟鬩于牆

（詩小雅常棣篇）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是鬪狠的意思

君臣也五句

（禮記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五者

大機也

（呂氏春秋察微篇）夫弩機差一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需（禮記中庸）君臣也

（左傳昭公）私欲（左傳昭公）

欲不

小智

（韓非子）小智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

決其藩

（陸游詩）吾君本廣大談笑決其藩○藩是藩籬人僞

（蘇軾詩）人僞相加以有餘怨天真喪盡無純誠

猜虐

（馬燧請刻御製碑表）僻邪無自而入猜虐猜虐不萌於中○猜是猜嫌虐是暴虐

君臣之義也

（禮記文王世子）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播遷

（張說詩）金臺此

淪沒玉真

流離

（詩邶風旄邱篇）流離之子○流離是漂散的意思

柳伉

（通鑑輯覽）唐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吐蕃入寇上猶以元振有保護功放歸田里

陸贄

（輯覽）唐德

去十一月削程元振爵放歸田里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狠狼出幸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元振首馳告天下上猶以元振有保護功放歸田里

陸贄

（輯覽）唐德

宗建中四年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自稱大秦皇帝犯奉天十一月渾瑊擊破朱泚奉天圍解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考功郎中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

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涕泣

自責

（後漢書吳祐傳）有爭訟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

真機

（杜牧詩）

殘酷

（毛詩國風無有殘箋）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狗俗變真機殘酷下邦國之君不爲殘酷○殘是殘惡酷是貪酷橫斂

（唐書劉晏傳）國無橫斂而軍旅濟○斂是稅斂

征徭

（枉荀鶴詩）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徭是徭役

後機

（南史周宏正傳）智不後機體能濟物劉勰新論緩者悔於後機急者敗於懷促

疾首痛心

（左傳成公十三年）

就寡人杜注疾亦痛也

越月踰時

（禮記三年問）踰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

故都

（史記項羽紀）韓王成因故都之陽翟

祀唐配天

不失舊物

（左傳哀公元年）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杜注物事也

動是機

（陰符經）食其時百駭理動其機萬化安

公孫彌牟

（左傳）哀公廿五年衛褚師

比公孫彌牟作亂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廿六年越皋如納衛侯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

致冰也

（周易）馴致其道至堅

天機

（三國吳志）孫權傳君臨萬國秉統天機

本原

（漢書董仲舒傳）太學者教化之本原也

汨亂

（唐書劉賡傳）墜

裂王度汨亂朝經○汨是汨沒

梁亡

僖公十九年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天下之不容泯者天理也登唐虞之朝者舉目皆德政陪洙泗之席者入耳

皆德音縱橫交錯舉非此理左顧右盼應接不暇其何自而窺天理之真在

哉至於居橫逆淫諛之中天理間發豈非是理之真在歟

唐虞洙泗中反不見天理語極

奇創然爲下文罔民中是天理伏線應有此論

我生不有命在天人皆知紂之託詞也然天之一言

胡爲而忽出於紂之口哉何適而無道人皆知跖之託詞也然道之一言胡

爲而忽出於跖之口哉紂身與天違而口忽言天跖身與道違而口忽言道

噫不如是何以知是理之果不可亡歟

用紂跖作襯拍到理字虛而入渾且應前段首句

梁伯溺

於土功。罔民致寇。自速滅亡。其罪固然矣。吾獨於罪之中而知天理之所在。焉人皆以罔民爲梁伯之詐心。吾獨以爲梁伯之良心。世之論良心者。歸之仁歸之義。歸之禮智信。未有敢以詐爲良心者也。名詐以良心。豈有說乎。曰。詐非良心也。所以詐者良心也。梁伯之版築。其自以爲是乎。其自以爲非乎。如自以爲是。是必不待罔民。以其寇將至也。必不待罔民。以秦將襲我也。惟其心慊然以爲非。恐民之不我從。故虛張外寇以脅之耳。嗜版築而已者。心之私也。慊版築而不安者。心之正也。詐固非良心。慊獨非良心乎。一爲以詐心

奇矣但從慊然爲非處看出良心

一筆拍轉自與罔民爲良心相應是以知天理常在人欲中未嘗須臾離也

欲心方熾而慊心遽生。孰導之而孰發之乎。嗚呼。梁伯一念之慊。此改過之門也。此復禮之基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使聖人迎其善端。推而大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奈何一慊方生而遽繼以詐。自起自仆。良心安得而獨勝乎。一縱論一原是養是知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而不能消背

之。而。不。能。遠。有。以。繼。之。則。爲。君。子。無。以。繼。之。則。爲。小。人。繼。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結出君子小人之分在良心之繼與不繼繼字

內確有功夫

●唐荆川曰。文有理趣。而語句洒脫。

●孫執升曰。前半言天理。後半言良心。良心之亡。卽天理也。天理獨出於紂跖之口。良心獨在於許心之中。專爲小人誘掖。故多用叩擊法。

●朱字緣曰。孟子言性善。朱子言雖下愚不能無道心。自是顛撲不破。從混滅良心處。看出良心。意更警切。由此推之。凡爲不善而工於覆匿。與爲不善而假託善名者。何非良心之所在也。王伯安言良知。是知有良心者矣。乃曰無善無惡之心體。然則良知又是何物。至今祖述其說者。必欲打掃善字一空。歸於虛無而後止。使心之體果無善無惡。必不知善之爲是。惡之爲非也。梁君何爲復欺罔其民以行不善耶。從和尙位下活生活者。必又曰滿街都是聖人矣。

●張明德曰。人性本善。上智與下愚。均有這點種子。朱子亦嘗言人雖極惡大罪。末嘗無道心。可知爲善之良心易見。而爲惡之良心難測也。文能從此中看出良心二字。用意獨奇。尤妙在分君子小人在良心之繼與不繼。二字內有多少咀嚼。且開多少法門。一無善無惡之心體。體本渾然如一太極。所謂良知者。乃渾然中不見有一惡之可指可名。因無惡之可指可名。而謂之善。非心之體實有善惡之分也。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念加於事之善。

者。則爲善念。念加於事之惡者。則爲惡念。博議中已詳言之。人有求財不厭爲貪心。乃本此心以求道。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異。又有守財弗失爲吝心。乃本此心以守道。則與顏子之服膺弗失又何以異。向之惡今之善。特因利與義而改其名。彼心之體曷嘗有善惡者耶。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果爾則滿街都是聖人。奚必從和尙位下討生活哉。然則人特患向善之心不專。或轉求道守道之念以求利。而守利則滿街都不免是凡人耳。至謂祖述王氏之說者。必將善字打掃一空。歸而止于虛無。此不足患也。在自伸其說者。能明辨以晰。而不圖圖其語焉。斯得矣。

【總評】通體約分五段。第一段提出天理兩字。偏要向橫逆淫誑中去尋。令人駭絕。第二段卻有紂跖兩證。似可解矣。第三段忽說詐心是良心。可以一駭。又說慊心是良心。可以一解。第四段著一繼字。是危詞。是正論。故第五段結語。說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此是從天理發出良心。從良心歸到天理。橫逆淫誑者。可視爲當頭棒。鳴清夜鐘聲。

【註釋】

天理

（朱子孟子集注）由堯舜至湯章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

唐虞

（見前）舉目

（張九齡詩）乘流坐清曠舉目眺幽緬

德政

（王維有京

兆尹張公德政碑

洙泗

（見前）

入耳

（韓愈送李愿序）入耳而不煩

德音

（樂記）絃歌詩頌此謂之德音

交錯

（成公綏嘯賦）續紛交錯○錯是錯雜入聲

左

顧右盼

（曹植與吳質書）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顧是顧視盼是目黑白分明的意思

應接不暇

（世說新語）王子敬曰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

不暇橫逆（孟子離婁篇）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淫諛（孟子公孫丑篇）諛辭知其所

天（尚書）西伯戡黎王曰託辭（說苑）上士可以託辭何適無道（莊子胠篋篇）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

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均分仁也罔民（孟子梁惠王篇）焉有仁人在位致寇（周易解卦）負良心

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良心有說（莊子天道篇）齊桓公讀版築（宋史天文志）七切吏二星在

築牆的版所自以為是（論語趨而避之注）曰接輿虛張（皇甫謐三都賦序）不我從（左傳）

而不我從心之正也（孟子梁惠王篇）吾何快於是注曰不快天理人欲（孟子滕文公節）陽虎曰

不容並立欲心（論語鄉黨篇注）聖人之所不食窮善端（中庸其次致曲章）朱子曰其次則必自其

決江河（孟子盡心篇）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為君子為小人（朱子曰）為善者為

用人祀神（僖公十九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

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無間則仁有間則暴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有間則獨私其身烏

得而不暴幽明也物我也混混同流而無間者也喜同一喜喜觸於心則幽

明物。我不約而皆喜怒同一怒。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判而爲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別而爲盈虛予奪是非損益之理，散而爲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未嘗有間也。起二語精簡之

立說表裏洞澈 故結語小落 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豈以冥冥之不可欺，昭昭之不可犯哉？幽明物我通爲一體，不見其有可傷之地也。既傷於民，亦傷於身，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仲說無間一段是

覺不覺則不合，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神之間焉。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己之間焉。遂以爲苟便於身，何恥乎媚神？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以妄傳妄，以僞傳僞。然後淫誣怪誕之說興，然後煮蒿悽愴之妖作，然後陰詭側僻之祀起。然後纂塗剗剔之亂生。仲說有開一段是主

四然後字逼極而飛 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蓋有禽獸之所不忍爲者，非天獨賦以酷戾，很逆之性也。私已深畏神，甚淪惑其心至此極也。敍斷制極嚴

一時之君子又從而譏之，曷若求其爲暴之